

翠袖乾坤
伍淑賢

誠品書店經千呼萬喚來港之後，究竟帶來了甚麼，現在下結論還太早。有沒有驚艷？沒有。朋友間只會說，去過了嗎？去過了，很擠，就轉話題，像沒甚麼可說的。因為太擠，一切台灣誠品的好處，就算真帶來了香港，也只好待日後冷清點的時候再去發掘吧。

過江龍

誠品是否受港人冷待，我們這些不常逛書店的人不知道。不過冷待的說法，本身就有問題。如果誠品是一盤生意，一個服務機構，受冷待的只會是顧客。當然，如果它是要君臨天下，向我們示範如何閱讀，那又作別論。如果認為香港市場對誠品為何不如開張前般積極，就應該問誠品的營運能力和品牌，是否足夠做過江龍。

品牌過了江之後，往往就走了樣。我們日常熟悉的銀行、餐廳，雖是大集團，在異地見到也總是怪怪的。一是人與制度不同，二是原材料和服務文化總有差異，三是城市各有不同的氛圍，品牌也會模糊起來。理論上這是不應該發生的，因為品牌的架構和核心，放諸四海都必須貫徹有效。成功的品牌有套DNA，即使有天跑上月球或火星開店，都應該一樣。比如麥記強調的食物品質、清潔環境、物有所值，和要成為你我喜歡的餐廳等，無論將來開到哪個星球，都應該不變。但話雖如此，品牌的核心雖不變，經營手法有時卻不得不遷就本土文化。

麥記一度非常堅持簡單的美式菜單，抗拒加添本地食材口味，但經過廿年進軍國際的經驗，現在的菜單變得有彈性多了，為了本土市場宗原因而避開豬牛固不在話下，就連米飯等原材料也時見加入，跟早期的手法很不同。像許多美國品牌，國際市場是近年業務增長的動力，邊做邊學邊演變是好事。

有能力把品牌進軍國際的人才非常吃香，也很難找。有了人才，是否一定成功，也得看天時地利加運氣。如果連人才也沒有，就更不用想了。生意最愁的不是沒有好「橋」，而是沒有執行的能力。兩岸四地共勉之！

琴台聚
黃仲鳴

黃天石之所以走上「鴛鴦」之路，實與「鴛鴦派」作家過從甚密有關，大受影響。

根據黃天石一九六〇年已寫就，後在《萬象》（香港，一九七五年七月）刊登的《狀元女婿徐枕亞》一文來看，兩人的交往，實非泛泛。徐枕亞作品一九二一年登陸香港，對黃天石自有深切的影響。根據李育中口述，黃天石從日本回香港後，思想經過百般「折磨」，欲棄「鴛鴦派」改走文學路線，但不成功，戰後即以「傑克」筆名，專注流行小說。

「吻屍」的震撼

不過，按照目前的資料，黃天石以文言所寫的「鴛鴦派」小說，最後一部是《生死愛》。我見的是香港大公書局一九四〇年一月的再版本，書前有編者〈現代小說叢刊原起〉一文，署「中華民國廿八年十二月」，即是初版本應是出版於一九三九年，但是否寫於這一兩年間，待證。然書前有標「原名儂妹館憶語」，那麼，《生死愛》可能很早以前就以這書名出版過一次了？存疑。觀內文，開首說：

「儂妹館主人曰：余於民國二十四年冬，由星加坡乘輪至香港。」這書寫於一九三五年以後，當無可疑。由此觀之，黃天石在三十年代中後期，仍耽於徐枕亞的「鴛鴦夢」裡。

不錯，《生死愛》仍承自「鴛鴦派」的哀情小說，男女最終不能結合。描述女主角麥格蘭之死，極盡淒豔，是他所寫的「鴛鴦派」巔峰之作：

「……立奔床前，視麥格蘭氣如游絲，枯瘦無人狀，目光且散，而神思乃清澈如水，見余至，眼角突流急淚，掀唇作慘絕之笑，余一切不顧，雙臂力抱之。……余心粉碎，更視麥格蘭，則迴光返照，紅暈上腮，吞橋不能復語，撫之，玉

海闊天空
蘇狄嘉

島根縣出雲地區的八重垣神社，向來深受日本年輕女性歡迎，除了自古以來便以「結緣」信仰聞名外，最特別之處在於神社的奧之宮後山，有一座鏡池，可用來占卜姻緣，雖然男女適用，但慕名而來的多是年輕的未婚女性，神社販售的緣結御守，種類更是五花八門。

信徒可到本殿旁御守專賣處，放下一百日圓後，便可取走一張占卜用和紙，帶到鏡池前，平放在水面上，紙上會浮現不同的字，通常暗示良緣方位，這時再掏出銅板放在紙上，等待紙和錢一起落入池底。據說等待的時間越短，越能盡早覓得歸宿，而和紙漂得越遠，良緣也將結得越遠。不少女性結伴占卜，在十五分鐘內結束就算快，但也有人在池畔苦等，未看到和紙沉入水底，絕不輕易離開。

不少日本民眾為了解出雲風土，會深入走訪「出雲國神佛靈場」的二十座神社、廟宇，除知名的出雲大社、八重垣神社外，位於鳥取縣深山的大神山神社，以獨到的深山幽靜氛圍和傳統石板道山路，最具空靈氣息，深深吸引了我。

神社、結緣、健行

喜愛爬山的遊客，都會選擇到大神山神社一帶健行，從巴士下車處往走上走，會先經過一段平緩的上坡和商店，再立轉走過長約七百公尺長的石板道才能看到神社。沿途水清風涼，山林蓊鬱，讓人心情神怡，還能見到古樸石造神像安然而立，路程來回約一小時，走來並不費力，是夏日森林浴的好去處。中途可沿山路左折，探訪源起奈良時代的大山寺。

走累了，還可暢飲延年長壽的「御神水」，水質純淨，清涼甘冽，不少健行者帶備空瓶，盛載山泉水，喝下一口，全身舒暢，足以解去暑熱暑氣。



八重垣神社。網上圖片

肌如冰，蓋氣絕矣。余一動幾絕，念天地間從此更無麥格蘭其人，余雖生亦復猶死，則擇其首，作熱烈之長吻，此吻較定情之夕，尤為悠久，以後此余為世間獨零人，更無麥格蘭其人足供余之恣愛，即使世有女子慧美逾麥格蘭，在余視之，終不敵此當前這麗屍。」

「吻屍」而悲號，這個「儂妹館主人」，真乃情癡，這篇「言情傷感」的作品，想是黃天石文言小說的收山之作。但此書已署名「傑克」，即是在戰前已採用這筆名，李育中記錯了。不過，「傑克」的聲名大振，確是起於戰後。

但姑勿論如何，這位「粵港派大師」用「黃天石」抑「傑克」來撰小說，其風格一以貫之。也即是，今後所採「傑克」之名的作品，也難改變他的「鴛鴦味」，文章仍是兒女情多。戰後傑克雖不再操文言，但寫來更「放恣」，每依書中人物的身份，粵語、上海話都用上了。在香港通俗小說家中，他的作品確另樹一幟。可惜，評論者每每一葉障目，甚至多葉障目，也沒遍看他的作品，致有所偏頗和偏差。

有誰看過他「吻屍」的震撼？



這或是黃天石最後一部文言「鴛鴦」小說。作者提供圖片

人生回頭路 (下)

現在讀書，更多是接受大學校園的熏陶，改變思維方式或者審美品位，在教養上接近城市人（可城市人到底有多少教養呢，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），也非常難得了。曾經看過CCTV一個節目，《知識改變命運》，節目中出鏡的同胞兩姐妹，氣質有着雲泥之別。她們小時候應該是一樣的，比如都有着單純天真的笑容，都一樣的甜美。可是家裡窮，只能供養其中一個讀書，於是以最公平最原始的抽籤方式決定幸運者，妹妹抽中了。長大成人後，妹妹本來甜美的長相上平添了時髦和自信，而姐姐則顯得十分自卑萎頓，頭壓得很低，身體習慣性地蜷縮着。她們連語言都不一樣了，姐姐的語言是嘮叨瑣碎的，幾乎沒有表達自己的能力；妹妹則能夠準確地表達自己，語言是有提煉的。

讀了書，無論成績如何，只要經歷了大學生活的熏染，人多少會獲得更新知識、接納新事物的能力。就算是城市人，市儈氣和無禮的惡習也會減少幾分，人文氣質增加幾分。而偏僻的鄉村人尤其貧乏的是，幾乎不能分享任何公共資源，沒有圖書館、電影院、體育館等等公共設施，幾乎沒有任何現代的娛樂文化生活，在增益見識上，又缺少了很大一個緯度，只能享受藍天白雲大地的田園之美了。可田園並不真的那麼詩意，田園的詩意是相對於繁忙勞碌、沒有農閒時期的城市生活而言的。田園，只有作為城市生活的休憩之地才是詩意的；只有作為休閒方式才是美的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收入來源方式，它更多的是困苦——而且是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雙重困苦。它可以保持住一種人性的簡單、淳樸，但是這種東西在城市生活的衝擊和對比下，也顯得十分稀有了。我曾經看到一篇關於菜農的紀實報道，菜農批量供應城市的蔬菜，是大棚種出來的。這種菜，為了保證產量，不僅用化肥催長，還要噴灑各種農藥。菜農自己是不吃這種菜的，這種菜不僅不美味，還有毒。他們只吃專門為自己種植的有機蔬菜。

城市人每天要吃進多少農藥呢？

菜農對城市人每天吃進多少農藥是不感興趣的，他們只關心自己的產量和銷量。

這個社會相互間，尤其城鄉間，是漠不關心的。那個對鄉村人給予同情的麵館阿姨畢竟是少數。在艱難的歲月，城和鄉是一樣的自顧不暇。而我這樣對鄉村人投以鄙夷一瞥的小女孩，才是大多數。尤其，在這個社會的一部分人富裕了以後，他們很少回饋社會，很多人炫富的成分更多——於是與之相伴生的，就是仇富。一邊是虛榮的賣弄，另一邊就是流血的妒忌，彼此之間缺少欣賞、讚歎、同情和幫助，都浮在某種虛華的膚淺的表面——這是曾經共同經歷的物質和精神的雙重貧乏造成的。炫富和妒富，都因這共同的經歷才能夠發生，都因這共同的經歷才顯現為一個社會問題。

所以當我聽到愚夫的「愚夫農場」的故事時，不僅驚嘆了。

鄉村人要考取大學，因教育資源和社會資源的缺乏，競爭的激烈，比城市人的機率要小很多。而考取大學，躋身為體制內的人之後，那「光宗耀

祖」、「衣錦還鄉」的千古不朽的舊觀念就會回到鄉村人的頭腦中來——「吃皇糧」是「正道」。尤其如果在城市又有個一官半職，開着公車回到家鄉，更是十分榮耀的事情。

可是「愚夫農場」的主人不這麼認為。他考了出去，又走了回來，他在家鄉浙江湖州承包了60畝地，重新做回了農民。他要為城市人直接供應有機蔬菜以及其他有機食物，包括有機大米、自然放養的雞鴨等，這是一種在國際上稱之為CSA的產銷模式，它越過了中間商的收購倒賣環節，直接和城市家庭掛鉤，每周為他們專送自己種植的有機食物。他的有機蔬菜不使用任何化肥，更不施用任何農藥和除草劑。長蟲子了，人工除蟲；長草了，人工拔草。這些菜可能會顯得病弱或者被蟲子吃過而賣相不好，但是絕對放心。這種模式也因為產出比例的原因，價格相對大棚菜較高，於是顯得恍若「高消費」了，競爭力明顯不如大棚蔬菜。

如此行為，頗有點倒行逆施，卻也是精神的提升。

好不容易通過讀書走出鄉村的孩子，居然又回到家鄉承包土地搞有機農場，家鄉人是不理解的，他們毫不掩飾地嘲笑他，還斥之為丟臉。甚至，農業局或者農科院之類的專業部門也不能理解，施用化肥增加產量，施用農藥除蟲除草，輕輕鬆鬆、事半功倍的事情，何樂而不為？為什麼非要回到那種最為原始的生產方式？大棚種植屬於科學種植，裡面包含着多少農業科學家們嘔心瀝血的研究成果，為什麼要如此簡單地摺棄科學呢？而有些打着有機食物牌子的農場，每當看到



鄉村孩子在上學的路上。資料圖片

蟲子爬滿葉子，就沉不住氣了，趕緊噴施農藥，於是有機食物也就成為了一個謊言——超市裡有多少有機食物屬於謊言？

辛苦地讀書，考上了大學，成為了城市人，卻又回到家鄉，做回了農民，人生走了回頭路。可是，這樣的回頭路是值得的，愚夫帶回來的是「良心」觀念。從觀念上來說，很多城市人不如他「現代」。

觀念，是最重要的。「心」改變了，「行」才會改變，世界才會改變。

愚夫離開鄉村發展最好的時候，曾在北京做到了房地產公司副總，經歷了一番城市喧囂、繁忙的生活之後，記憶深處的鄉村生活終於浮現出來，他回去了。田園詩意，只有「歸去來兮」時，才能發現它的美，人生由此才有所微悟。

愚夫還在艱難地「熬」，未知要熬到幾時才出頭，不過我們祝福他吧。

生活語錄
吳康民

青海省會西寧，早在十一年前後去過兩次。二〇〇一年是全國人大港區代表前往視察，翌年聯同香島中學全人攜教師捐款四百萬元前往助學。以其一半贈與青海民族學院（今已稱民族大學），另兩百萬分別設立兩家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希望小學。

三進西寧

十年前兩赴西寧，雖然該處屬青藏高原，但海拔不過二千餘公尺，並不感到有什麼高山反應。十年後再往，一下飛機便有點氣促，顯然是缺氧緣故。翌日去到海拔三千五百二十公尺的日月山和青海湖，更氣促得厲害。爬一小段山坡，氣喘不已。後來連跑路都很吃力，真正是歲月不饒人也。

西寧真正是今非昔比。十一年前去的時候，西寧的高樓大廈寥寥可數，還不及珠江三角洲一個發達小鎮。今天則大廈林立，市區擴闊，儼然一個大城市的格局。人口二百多萬，誰能說它是西北邊陲地區，是位於荒涼的黃土高

思旋天地
思旋

緣分對於每個人和事都是非常重要。人海茫茫中，能相識結緣這當然是講緣分。兩情相投結為夫妻的話是緣分，若是夫妻鬧分家則肯定是緣盡才會散。

淑梅足跡
車淑梅

話說今次斯里蘭卡愛心之旅，我真的有機會品嚐一下孩子日常吃的食物，原來那堆綠色小孩的東西是鹹的，辣的，除了草腥味別無其他。吞下去猶如吞下小草，有點割喉，甚難嚥。不過，對於五位小姊妹來說今天饕餮有食物已是幸運日。

緣分

已到中年，各人有各自發展，然而，友誼長存。最近，芬姐組織的「香港文化教育交流協會」成立，教育交流協會「成立，燕與黎小田亦因這個節目而大紅大紫，私交甚篤，當年更常結伴登台大搗風氣。可惜兩人的緣分只限於事業工作上，姻緣線卻未被上天月老所牽。

助養行動

唔，飯是甜的，裡面有花生和椰絲，好像糯米糍，我不敢多吃，因為我還沒有洗手哩。未幾，嬌嬌們拿出了小盤子，小朋友很有秩序地洗手，看來這情況經常發生，但，可以提醒一下先洗手後取飯，甚至他們值得有一隻小碗兒嗎？我也即時向當地工作人員反映了。

實在，他們對衛生意識非常差勁，茶園宿舍一排排，門口對着一條污水渠，上面公用洗手間早已日久失修，每逢大雨，水從上而下，甚至湧進屋裡，晚上他們照樣睡在地上，孩子又怎會不生

病？那天我跟着忙碌的採茶婦女工作完畢，她解下長圍裙，放下竹籬，開始做家務。她說要倒垃圾，我們行了很久，我以為附近有垃圾站，赫然，她把垃圾倒進那條小河裡，舉動非常純熟，我發覺那隻跟在我們身後的瘦得可憐的小狗，已跑到下流去吃著剛倒下的垃圾。河水污黑在滿溝穢物，孩子又怎會不易病？而且病了也無錢醫治，好可憐。

在富裕社會中，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，在貧困地區是遙不可及，請給他們多點幫助，物質和教育同樣重要，別在旁邊嘆息，請以助養行動去改善孩子的生活吧。